

武侠精品系列

天下英雄谁敌手之二

宝

剑

落

秋

霜

12

公孙梦作品集

4
2

中



公孫夢 著

宝剑落秋霜(中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荆棘载途 (1)
- 第 二 回 内廷风波 (73)
- 第 三 回 燕京龙虎 (152)
- 第 四 回 血案惊魂 (218)
- 第 五 回 天豹卫 (253)
- 第 六 回 同室操戈 (330)
- 第 七 回 四大帮会 (374)
- 第 八 回 马革裹尸 (458)
- 第 九 回 四个怪人 (506)
- 第 十 回 沙场续情缘 (586)
- 第十一回 皇宫诉衷肠 (642)
- 第十二回 鸾飘凤泊 (697)

第五回 天豹卫

张镇东走后，公冶娇和小翠来见宫知非。

宫知非道：“柳锦霞如此滥杀，我老爷子也容不了她，丫头你还要帮她吗？”

娇娇道：“我不信是柳姐姐干的……”于是把张镇东说的端了出来。

汤老五道：“这其中大有文章，我也不相信血蝴蝶能在一夜之间打劫四家商贾。”

罗大雄道：“若不是她，谁会到锦衣卫作案？这不是到虎口拔牙去吗？”

刘二本道：“咱也不信是柳锦霞一人所为，这事当真是怪透了。以青龙手康磊的武功，既使不敌也可逃生。血蝴蝶武功再高，也做不到把对方的人全部留下呀！”

今日除了马禾，老哥们都在，议论的正是昨夜的惨案，商议要不要出手除害。公冶娇来得及时，告诉了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事，便决定先查明凶手是谁，不忙出手。今夜他们就出来巡游，看看能不能碰上。

娇娇道：“锦衣卫的人也在夜间出动，别让他们缠住了，有嘴也说不清。”

宫知非道：“放心，有我老爷子在，吃不了亏。只是丫头你可别往外跑，万古雷那小子不在，谁来照应你？”

娇娇恼道：“噢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儿，何须人来照看，你当我金陵娇凤是好惹的吗？”

宫知非道：“听听，这小妮子好狂！”

娇娇道：“我会雷音三绝，又学了你的一步赶蝉和追命飞环刺，谁能奈何得了我？”

汤老五笑道：“娇娇说得是，但你江湖历练差，小心上人家的当。”

娇娇道：“夜里我只在家门附近潜伏，柳姐姐不是专找当朝权贵的麻烦吗？长安街住的全是朝中大员，兴许我能碰上柳姐姐。”

宫知非道：“那好，你若碰上她就好好劝劝，告诉她不能滥杀，速离京师。”

娇娇道：“知道了，我走啦！”

宫知非道：“你千万小心，要是出了差错，古雷那小子找我要人，我拿什么给他？”

娇娇道：“我要是出了差错，怪你！”

宫知非叫道：“噢，你这个丫头不讲理……”

娇娇笑道径自走了。

路上，小翠道：“小姐，真要夜间出来？”

“那当然啦。”

“要真是遇上强人怎么办?”

“是柳姐姐就好好说话,是冒牌的血蝴蝶就动手捉拿!”

“啊哟,使不得使不得……”

“我又没叫你晚上出来,有什么使不得的?”

“不成不成,你要是出了事,夫人找我要人,我还能活吗?不成不成,你晚上睡觉吧。”

“哼,胆小如鼠!这样吧,从明天起让凤喜跟着我,你就去我娘屋里陪着她吧。”

“啊哟,小姐,你真没良心,人家并非胆小,只是为了小姐的安全,所以……”

“得啦,你住嘴吧,没胆量就别跟着我。”

“哼哼,小姐未免看走了眼,我小翠一身武功不凡,夜里就出来显显本事,看看小翠可是没生胆子的人,咱们夜里比比看,谁胆大!”

主俩一路嘀咕着,不一会就到了家。

吃完晚饭,娇娇去母亲房里玩了一会儿,回来后叫翠喜跟她一起打坐调息。三更时分她换上夜行衣,叫翠喜穿深蓝色,戴上面罩,从院子里跃上房头,站着四处眺望。

翠喜又紧张又兴奋,她这是头一遭夜里不睡觉,一手紧握刀把,黑沉沉的夜使她害怕。

娇娇看了一会儿,示意小翠跟着她,从巾幗居到福寿居再到书剑居,如此走了两遍,什么动静也没有。娇娇轻声告诉小翠,到大街上去瞧瞧。此刻她二人站在公冶勋住的小院里,正准备往回走。娇娇听到了细微的衣袂破空声,连忙

一拉小翠，蹿上了房顶，伏下身来。

一高一矮两个黑影是从前院过来的，公冶娇和小翠的举动没能瞒过她们。

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女子声音说道：“下来受死！”

娇娇纵身一跃，下到院子里。小翠心跳如擂鼓，赶忙跟着往下跳，一落地就抽出了刀。

娇娇打量面前的两个夜行人，瞧出他们正是血蝴蝶打扮，但刚才说话的人分明是个女子，并不是柳姐姐的声音。

她不由气往上冲，叱道：“大胆飞贼，竟敢冒充血蝴蝶，真是无耻之极！”

“唰”一声，那女的已经一刀劈下。

娇娇手一扬，飞虹剑出手，架住了弯刀。

对方满以为一刀就能结果了她，没料到她的出手也这么快，当下怒气勃发，狠命攻出五刀，但都被对方硬挡硬架，破了招式。

翠喜惊得一颗心似要从口中跳出，她本想大声喊叫，但小姐曾嘱咐过她，不能惊动家人，以免被飞贼击杀。这本是说说就了的事，没想到当真遇上了飞贼，而且就是来公冶家的。

她有心想上前助小姐杀贼，可两只脚竟是不听使唤，像给钉子钉住了一般，动弹不得。见小姐与对方杀了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败，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。这才想起念佛，求菩萨保佑。

突然，站在不远外观望的另一个飞贼，抽出刀向她走了

过来，把她吓得直往后退。

娇娇见状，忙喊道：“动手，别心软，你不杀他，他就杀你！”

当着贼人的面，娇娇不能说个怕字，她只能说莫心软，企图鼓起小翠的胆量来。

翠喜把这话听进心去了，是这样的，你不杀他他可要杀你，于是牙一咬，攻出一刀，但对方轻易就架开了，接着就凶猛地向她砍杀，每一刀都要她的命。她拼命抵挡着，只顾招架，忘了回攻，被对手逼得满院子转。

娇娇和对方交手二十回合不分上下，这女贼的武功实在高明，她心里挂牵着小翠，想尽快击败对手。于是她提起了八成功力发起猛攻。把对方逼落了下风。这时只听小翠大叫救命，便赶紧一个纵跃，扑向那高个血蝴蝶。小翠趁机会出圈外，有心逃走，又不忍心丢下小姐不管。若是与飞贼拼杀，她实在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到底该怎么办，她一时没了主意。

此刻高个血蝴蝶被公冶娇逼得连连后退，女飞贼赶来助他，丢下翠喜不管。

娇娇力敌两大高手，施出了浑身解数，虽不能取胜，但也不会落败。

翠喜看小姐这般勇敢，暗骂自己过于胆小，如此不讲义气，明天不被小姐数落才怪。她壮起了胆，冲上去朝女贼出招。

娇娇赞道：“是条好汉，宰了他们！”

那女贼被娇娇拖着，不能全力去对付翠喜，因翠喜攻多守少，越战胆越大，心也不慌了，竟把宫老爷子的一套三环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她不但攻女贼，还常常出其不意攻向男贼，对两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

忽然，有人不知在什么地方说话。

只听他道：“乖丫头，真聪明，刀法使得是模是样，没让我老爷子丢脸，只是还不够狠，出刀也还不够快。知道吗，与人拼斗，你要心如虎狼，心如蛇蝎，心如蜈蚣、心如毒蜘蛛，形如罗刹女、母夜叉……”

这不是宫师伯的声音吗？

“呸！我不要做母夜叉、女罗刹，你还不快些来帮忙，莫坐在屋顶上说风凉话！”小翠大嚷。

此时那高个血蝴蝶左手叉开，五指微屈，抽冷子向公冶娇抓来，矮个血蝴蝶见状，也以左手相辅。他二人同一个心思，除掉公冶娇这个最厉害的对手。公冶娇一把剑左挡右格，还要小心对方的指掌，有时就躲闪不及。她发觉对方掌未到，就有五股锐劲袭来，不得不赶快闪避。而对方乘势以弯刀进击。使她手忙脚乱。她不由怒气勃发，不惜耗费内力使出了雷音驱魔掌，在那矮个蝴蝶又向她击出左掌，发出五股凌厉的罡气时，打出了一掌。只听“哧”一声罡风四溢，卷起尘土，矮个血蝴蝶闷哼一声退了两步，旋即一个倒纵，蹿到了墙边，一眨眼没了影儿。与此同时，高个血蝴蝶也纵身而起，未作停歇，一口气蹿出了墙外，轻功之高叫人咋舌。公冶娇被对方罡气震得内腑翻腾，站着调息，翠喜刚动心思

要追人已不见。

“嗖、嗖、嗖”，从四处暗影中蹿出了宫知非、罗大雄、汤老五。

翠喜道：“哟，各位爷都来了，怎么不帮助捉贼呀，想不到各位胆子竟比我还小！”

宫知非道：“什么话，凭什么要我老爷子帮你捉贼？老爷子教你武功是做什么用的？”

公冶娇调完息道：“怎么都来了？”

宫知非道：“还问呢，都是你小丫头害的，你要是不在夜晚出来，爷们会到这里来吗？”

公冶娇道：“那就谢谢啦，可为什么来了又袖手旁观，不把贼人捉住。”

汤老五道：“刘兄、马兄跟在他们后面，看看他们究竟是什么来路，捉他们无用。”

宫知非道：“丫头，两个贼人掌指上功夫了得，你有没有受伤？”

娇娇道：“哼，是我伤了她，她休想伤得了我！”

宫知非摇头：“不可轻敌不可轻敌，两个冒牌的血蝴蝶刀法怪异，招式奇特，从未见过。刚才他们听见我老爷子说话，不知来了多少帮手，因此无心恋战，否则要想胜了他们，百来招也做不到。这两人的来路……”

公冶娇道：“莫不是盛经子老家伙的人。”

汤老五道：“他的人又何必扮血蝴蝶？又怎会去锦衣卫衙门杀人？”

宫知非道：“今夜决不会只你一家来了飞贼，等明日听消息再说。”一顿，伸个懒腰，又道：“走走走，睡觉去！”

“去”字落音，他人已在房头上，接着没了踪影，汤老五、罗大雄也告辞而去。

翠喜十分兴奋，道：“小姐，我翠喜如何？在人家眼中，该不是个累赘了吧！”

公冶娇竖起大母指：“没说的，好汉！”

翠喜道：“人家不是男人，多难听！”

娇娇笑道：“女巾帼、女豪杰，够了吗？”

翠喜道：“当之无愧、当之无愧！你听见宫老爷子的话了吗？她夸我聪明，刀法使得好，嘻嘻嘻，我自己也觉得来劲，嘿，刀尖一闪，劈他肩头，不等招式用老，砍他脖颈，真是使得得心应手、妙不可言，难怪老爷子夸呢！”

娇娇笑道：“是嘛，老爷子夸你赞你，多好听呀，形似女罗刹、母夜叉，心似毒蜘蛛……”

“噢，小姐你……”

娇娇吃吃笑着跑了。……

第二天，主仆俩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。一起来就往六顺巷跑。

宫知非、马禾等人都在。昨夜马禾、刘二本跟着两个血蝴蝶，追出二三十丈就把人给追丢了。两个飞贼忽而下大街忽而上房头，追着追着就没了影儿，两人只好回来。

据今早听到的传闻，昨夜有上八家遭劫，后军都督同知许勃家被骚扰，死了好几名侍卫。有三家大商贾遭抢，死了

百十人。

午饭后，娇娇和小翠在大中桥会张镇东。

张镇东道：“昨夜出了四起案子，两位听说了吗？许都督同知府第来的是两个血蝴蝶，他们判定是一男一女，许公子许亮亲自动了手。据他说男蝴蝶使腰刀，女蝴蝶使马牙刺。这玩意儿形状与剑同，只是剑身两边都是钩刺。两人不但武功高强，还打得一手好暗器。事后从倒地的侍卫咽喉上，找到一把小飞剑，这把小飞剑是贼人来不及取走留下的。许公子说，侍卫全都不是两贼的对手，多亏了他请来的两个武林高手断魂枪刘兆锋、阴阳鞭石亮，这才赶走了两贼，让他们身上也带了伤。至于那三家商贾，和前次遭劫的商贾一样，因此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任威说，他师傅沙空告诉他，血案已惊动了皇上，若皇甫楠不能在几天内捕捉到飞贼，指挥使的官衔只怕保不住。皇甫楠气疯了，加派了夜间巡逻的人数，要大家不辞辛劳，三天内破案。俺知道的，就是这些了。”

张镇东走后，娇娇回了家。

她在床上躺着，把听到的消息仔细想了又想。觉得上许家行凶的血蝴蝶，似乎与自己家的血蝴蝶不是一路。但奇怪的是，为何都是一男一女，这几起案子到底是不是一伙人所为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柳姐姐不在其中，这使感到安慰。她不愿柳姐姐成了个杀魔王，她总企盼着有一天，柳姐姐和大哥能团聚……

天豹庄在城外西南方向，隐藏在一片密林之后。丈高

的围墙遮住了里面的房舍和练兵场地，两扇大门时时紧闭，站在外面张望，就像是个人人废弃的大庄院。

此刻，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，经过林中小道驶往天豹庄，刚出林子就被四个壮汉挡住，也不知他们是从何处钻出来的。

坐在驭手座上的车夫，用手一掀草帽，露出了面孔，道：“是我，送法师来巡视！”

四个壮汉立即拱手行礼：“参见朱千户！”

朱能笑道：“免礼，各位辛苦了。”

四壮士躬身答道：“为燕王效忠！”

朱能一抖马缰，马车缓缓而行。一个壮士走在侧边，伴随马车到庄院。从林子到大门，不过十来丈距离，片刻就到。

壮士从怀中摸出竹哨，吹了三声，遂见两扇大门缓缓拉开，六名武士分站两侧躬身行礼：“恭迎大法师！”

朱能道：“免礼！”遂将车赶入大门。

五丈外是一排平房，马车驶到中间厅堂前停住，道衍和尚和金忠走了下来。马车遂即被卫士赶到后院马厩。

厅堂内有两名卫士请他们入座，并分出一人去后面教场请万古雷。

道衍问：“万大人在教场督练吗？”

卫士道：“禀法师，操演阵法，由张大人督练，万大人一旁观看。”

“你们日日都练阵法吗？”

“禀法师，阵法五日一练，其余时候习练武功，由卫所的几位大人指点，人人长进！”

道衍十分高兴，道：“好极好极，须知用兵之时不远矣，……”一顿续道：“有无闲人来此窥探？”

“禀法师，林中曾有人来过，被守林卫士挡住，但几天中总有人闯入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他们已发现天豹庄？”

“禀法师，还无人得以穿过林子……”

“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有樵夫、猎人、庄稼人……”

金忠道：“保不定这些人中就有朝廷密探，天豹庄迟早会被发现！”

道衍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老衲才担心。”

此时，万古雷、郭剑平、曹罡、罗斌、耿牛和燕山左卫的佾事张玉来到，大家相互见礼坐下，卫士奉上茶水后退走。

朱能、张玉经过实际阵仗，道衍命他二人来天豹庄排演阵法，是以常常出入天豹庄。

道衍道：“自开封周王被曹国公李景隆以巡边为名，路过开封时突然围捕之后，燕王殿下感念周王与己一母同生，曾写奏章替周王求情。圣上发往各王府的敕书上写得明明白白，列陈了周王种种劣行，加之谋反之事系周王的第二子上书告发的，燕王殿下自不能有怨言，只是恳求陛下念在至亲骨肉之情，宽宏大量，以‘祖训’处置。但周王至今仍被流放于云南，周王诸子则被禁于京师。先帝在位时，诸藩王重

权在握，或有劣迹者，治下臣民不敢告发。如今周王被亲儿子告倒，这无疑开了先例，藩王并非高不可攀，于是告发书信将会源源不断送往京师，有那贪图立功者，更是不择手段。燕王殿下虽然从不违犯戒律，也难免有小人乘隙而入，造谣中伤。况皇上削藩已成定局，只要抓住燕王殿下的一点把柄，大祸就会降临。”一顿，续道：“现在北平府就有不少密探，因此天豹庄不能疏忽大意，有潜入者格杀勿论！”

万古雷道：“方圆几十里有不少农户，天豹庄六百之众，很难瞒过人的耳目。因此我已命大家改了称呼，我为庄主，郭兄曹兄等为副庄主，装成个江湖帮派。至于前来窥察之人，因来路不明，我至今未下手，只在林外林中截住后请他们离开。若是杀人，更会引起猜疑。”

道衍道：“贤侄不可存仁厚之心，要是有高手夜间潜入绑走士卒，以严刑逼供，或可问出真相。因此夜晚不可大意，有潜入者审问清楚后杀之灭口，须知朝廷派了不少密探至北平府，其中不乏武林高手，如果天豹庄秘密被窥破，上至燕王殿下，下至卫士随从，无人能幸免，遭屠之人多矣！贤侄重担在肩，不可疏忽一分，燕王基业就在贤侄手中……”

万古雷一凛：“敬领法旨，古雷当谨慎行事，决不负燕王殿下重托！”说着站起一揖。

道衍微笑道：“贤侄不必多礼，老衲从百人之众中挑选贤侄，那是把燕王的江山、千百人的性命托付给了贤侄，贤侄责任之重，古今谁人能比？这话并未言过其实，且听老衲

道来。以老衲估计，削藩之举还要继续。燕王殿下未被罢黜之前，必把燕王麾下精兵调走，到时燕王手中空空，就只有贤侄这支精兵了！”

曹罡道：“恕属下直言，这六百武士又怎能与朝廷数十万大军相抗？”

金忠笑道：“不错，实情如此。但只要有天豹卫，就能使殿下站住脚跟，到时局势演变，自然就不会是只有天豹卫这六百武士了，昔日燕王部下必会相继来归……”

道衍接话道：“金施主说得不错，只要我等助燕王站住脚跟，大事必成！各位知当肩上之重任，一点也马虎不得！”

郭剑平道：“周王被削至今，已是岁末，朝廷未有动静，这又是何原因？”

道衍道：“朝中大臣主张不一，有削藩者，有睦藩者，也有缓步削藩者，当今皇上优柔寡断，是以未能雷厉风行推行削藩。但削藩派以齐泰、黄子澄、方孝孺等文人为首，皇上虽受其鼓惑，然举措不当，是以拖泥带水。”

曹罡道：“明年大势如何？”

金忠道：“危难重重，翻天覆地！”

道衍笑道：“金施主言之精辟，佩服！”

罗斌忍不住问道：“这八个字何解？”

金忠道：“皇上削藩，燕王殿下以及我等危机四伏，待闯过难关后，殿下被逼举事，于是天下大乱，乾坤倒转，不出四年，燕王登基，一统天下，创万世之基业……”

他说得兴奋，眉飞色舞，豪气万丈。

万古雷等人受其感染，无不振奋。

道衍道：“然好事多磨，各位要经历千难万险，这个无需多说。现年关将至，各位不能回城，只能委屈在此过年，谨防锦衣卫听到风声，前来探查。据内线报称，锦衣卫来了不少人，皇上亲军中也派出了密探……”

万古雷心里一动，忙问：“知其姓名吗？”

道衍法师道：“锦衣卫来了个指挥同知，姓贡名胜奇，其余人不知。皇上派出的有旗后卫指挥使张孝龙，人称铁索煞星，这是亮出身份来的，好与北平府的官员、燕王府的随员来往、查询，暗中来的人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万古雷心想，最好公冶勋不要来，如果来了也不能见面，否则，他该怎么对公冶兄说呢？如今燕王殿下与皇上对立，他和公冶兄各侍一主，今后说不定还会在沙场上见。天哪，事情怎会到了这个份上呢？他和公冶兄永远都不要成为仇敌呀！

道衍见他沉思，笑问道：“贤侄可是在想什么熟人？若老衲没有猜错，贤侄想的是无尘公子，皇上忠信卫指挥使公冶勋，对吗？”

万古雷一惊：“法师如何知晓？”

道衍笑道：“贤侄在京师的种种情形，老衲听季金事等人说过，故有此一猜。”

万古雷叹气道：“公冶兄与我情同手足，分别年余不见，故时时牵挂。”

道衍道：“他若来北平，贤侄却不能与之相见，事关重